

論《社會契約論》、「異化勞動」 與《心經》的現代意義

蔡權昌

本文選取了三部經典作論述根據：盧梭的《社會契約論》(*Social Contract*)第一卷、馬克思的「異化勞動」(“Estrange Labour”)及佛學的《心經》。三部作品對社會視之為理所當然的現象和想法都有所批判，不單啟發個人思考，更推動了社會變革。本文分為兩部份，第一部份簡述三部經典對某現象或想法的拆解，而第二部份則論述這些觀點對探討當代香港社會問題的意義。

盧梭：批判君主專制的合法性

盧梭(1712–1778)在《社會契約論》的開首即表示他的著眼點是社會秩序。然而，既有的社會秩序可以是虛假、不義的，甚至是人民屈從於強權之下而形構出來的，這點在文章開端已作暗示¹。盧梭目睹當時社會的苦況，眼見賦稅繁重、奴隸制依然存在，人民卻不敢反抗²。盧梭透過對強力和權利的分析，指出若以強力迫使人民服從，

1 在《社會契約論》第一卷開首，盧梭指明，整篇目的在於尋找既合法而又確切的政權規則，從而建立社會秩序，言下之意就是，當時所謂的社會秩序，其實是建立在非法和不明確的政權規則上的。參見盧梭，頁3。

2 盧梭在一次旅行中到農民家中付錢度宿，農家最初只肯給他牛奶和大麥餅這些粗食，原因是怕被政府徵重稅，而這次經歷使盧梭意識到人民在當時受到的壓迫有多嚴重。參見李平滙，頁7–8。

並無合法性，人民也無服從的義務³。盧梭又援引奴隸制的例子，說明由強力所產生的權威和相應的服從存在著深刻的矛盾⁴；其實，奴隸制並非自然而然的制度。在君主專制的社會下，君主擁有無上的權威，以種種方式剝奪人民的財產，奴役人民，社會的奴隸化顯而易見。在第一卷第五章，盧梭在分析聚集和結合兩個概念時，直言社會的奴隸化：「我在這裏就只看到一個主人和一群奴隸，我根本沒有看到人民和他們的首領……」⁵。盧梭提出的「社會契約」概念⁶，正是合法地建立社會秩序的原則和方法。此等想法，固然驚動了當時的專制政府，但卻喚醒人民改變社會的可能。

馬克思：對資本主義的控訴

在歐洲社會，封建君主專制已經告終，卻並未如盧梭所期望般達至人人平等。資本主義得力於工業革命，深遠地影響著當時歐洲社會的運作。無疑，機械化的工廠式生產比傳統生產方式更有效率，社會亦獲得了空前的高產出和經濟收益。然而，德國思想家馬克思(1818–1883)卻道出了資本主義的醜惡面——勞動者受資本家所宰制，被資本主義力量所吞噬，卻懵然不知⁷。馬克思認為，打從個人與資本家訂定

3 盧梭，頁10。

4 盧梭，頁12。

5 盧梭，頁17。

6 「社會契約」這概念並非由盧梭最先提出，而不同思想家對這概念也有不同的演繹。就盧梭而言，他強調在社會契約下，「每個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於公意的最高指導之下，並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個成員作為全體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。」(盧梭，頁20)換言之，國家、主權者、人民等概念實際上是相等相通、互為表裏的。在此社會體系中，政府行使的權力須得到被統治者，即人民的認可，而社會上的每個人理論上均是平等的。

7 馬克思認為，勞動階層被資本家宰制而懵然不知，皆因為資本家傳遞的意識形態(ideology)使然。勞動階層受到錯誤意識(false consciousness)所影響，故沒有對資本家的剝削和資本主義本身作出反抗。馬克思對這些概念的分析，可參見：Marx, “The Real Basis of Ideology”。

合同，出售勞力以換取工資的一刻開始，個人已失去了一切從勞動所得的成就感和價值。資本主義下的分工(*division of labour*)帶來了勞動者四個面向的異化：(一)工人與其製成品的異化；(二)工人與其產品製作過程的異化；(三)工人與其工作伙伴的異化；(四)工人與其自我或人性本質的異化。⁸他們的物質生活雖稍有改善，卻逐漸追不上物價的升幅。而個人的整體生活，特別是精神生活，也漸被資本主義下的生產模式⁹所蠶食。隨著機械化愈加普及，勞動者只會被強加剝削而最終走上貧窮的不歸路，這樣，社會平等便只成空想。可見，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，實如盧梭般本著人文關懷的精神。

《心經》：突破二元對立、無常而滿盈的「空」

前述兩者皆在特定的時空對某社會現象作出批判，而《心經》則是拆解潛藏於個人思想中的二元觀念。人們觀世事總有其角度，但卻離不開二元觀念，從自我出發，以有限的認知把所見現象切割以獨立看待。切割後的現象看似能深入了解，實則觀者往往掛一漏萬，忽視現象背後的整體性。《心經》提出「空」這個概念¹⁰，揭示事物間不可分割的關聯性。所謂的自我，實際上是由一切「非我」¹¹的因素所盛載和構成；「非我」因素彼此互動，方形塑出所謂的「自我」。這些「非我」因素本是流轉不息，所謂的自我也一樣變動不居，沒有恆

8 Marx, "Estranged Labor," 74-78.

9 生產模式(*mode of production*)是由特定的生產力(*productive force*)和生產關係(*relations of production*)組合而成。而生產模式往往受制於生產力的變化，即生產力的變動將影響生產模式的變動。當中，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份為生產工具(*means of production*)，而在奉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裏，資本家掌有重要的生產工具，如廠房和機器。相比之下，沒有生產工具的勞動階層只能聽命於資本家。馬克思對生產模式的論述，可參考Marx, "Preface to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"。

10 《心經》的「空」實難以用文字作準確定義，這裏暫借用「概念」一詞以作描述。

11 「自我」和「非我」可為一對立的概念，這裏暫借用此二元對立觀點來為「空」作解說。

常。無常乃自然的法則，明白此理以後，人們就能以樂觀的態度，安然面對生命每個歷程，擺脫因觀念而產生的種種苦厄。同時，突破了自我的規限，了解到個人與自然、個人與人文環境的關係，個人自會積極關懷現世中周遭的一切事物。

論三種觀點對當代社會的意義

先撇開三部經典各自表述的觀點，純粹就其所表現出那種突破時代局限的思維和視角，已足夠人們效法，尤其是在我們這個標榜多元創新、實際上卻思想狹隘甚至是壓制¹²的香港社會。

從盧梭的作品可以看到，政治是眾人事務的表述¹³。當今香港雖非如盧梭所述的君主專制，但專制政治則大同小異：政治前途由少數人決定，人民無權選出代表自己的政治領袖。雖然如此，從不少社會事實當中，我們看到了人民參與政治的可能性在狹縫中擴大，不少有識之士突破社會所構築的框框，把政治聯繫到個人生活當中。爭取行政與立法雙普選、保衛天星碼頭和菜園村等行動均是人民關注社會前途的具體表現。我們要掌握社會發展的前景，這已是僅有的權利，如果把它也放棄了，便與盧梭時代人民默從專制政府的處境無異。盧梭所批判的依舊存在，然而當代抗爭之士並不孤單，他們並非孤軍作戰。

政治大氣候如前，個人的生活亦如前。馬克思所批判的勞動異化一直存在，並且在消費主義充斥下得以美化。近年社會充斥著在職培

12 筆者在這裏指的思想壓制包含兩個層次。第一是外界對個人明顯的思想壓制，包括以規則、言語等以禁止個人對外發表某種被界定為僭越的思想或行為主張。第二個層次是個人內化社會對其施加的規範，自我壓抑新思維的產生。兩種思想壓制相比，以後者的影響來得深遠和恐怖。

13 「政治乃眾人之事」出自國父孫中山。對於盧梭而言，「生為一個自由國家的公民並且是主權者的一個成員，不管我的呼聲在公共事務中的影響是多麼微弱，但是對公共事務的投票權就足以使我有義務去研究它們。」（盧梭，頁3-4）

訓、技能提升的風氣，宣稱是為了提升個人的競爭力，以適應急速的社會變遷。然而，勞動者工時上升但工資和福利卻不見提升，這顯然是個人被進一步剝削的表現。而勞動價值體現為消費能力的高低，人們淪為物質主義下的奴隸。物質生活既未滿足人心，心靈的空虛和精神的失落也無從填補，就連最基本的人倫關係，也因工作的緣故，受到打擊，如因工時延長而導致與家人相處時間減少，因工作壓力未能有效釋放而造成家庭問題。當然，社會並未全然走向馬克思所言的兩極化階段¹⁴，然而社會卻了無生氣。從小求學是為了將來工作，工作是為了賺錢，然而這些手段都變成了目的本身，而生活本身的意義卻無人問津，這大概是先哲所不願見到的。

對於《心經》，可從全球化和環保議題作具體表現。香港社會得以持續發展，實有賴於非本地因素所支持。當我們細心思考生活的每一步，當我們擔憂食品和日用品的質素和價格問題，這已非本地和國內的問題，而是全球性的議題，當中揭示了工人備受剝削和壓迫¹⁵。早前在丹麥舉行了氣候變遷峰會，多國元首一起參與，表示各國認為緩減全球升溫行動刻不容緩。然而因為二元觀念的使然，大國始終執著本國利益，會議得不到預期成效。

簡單總結，先哲的論述經得起時代的考驗，也暗示了當代社會現實的可悲。然而，這並不等於個人要因此頹喪。改革社會並非一步即蹴，個人應以先哲的說話作為重要精神後盾，反省自身與社會現況，達至改變社會的可能。

14 馬克思認為，當資本主義持續發展，中間階級會慢慢消失，最終亦淪為跟勞動階層一樣的無產者，與資本金組成的資產階級相對立；到時，社會便會出現所謂的兩極分化(張德勝，頁29)。

15 「血汗工廠」是指在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裏，一般勞工所得到的待遇。這些勞工的工時特長，工作環境惡劣，卻未獲合理的工資和保障。童工、人口販賣等在這現代社會依然存在。

參考書目

Marx, Karl. "Estranged Labour." In "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." *The Marx-Engels Reader*. 2nd ed. Ed. Robert Tucker. New York: W.W. Norton & Co., 1978. 70–81.

Marx, Karl. "Ideology in General, German Ideology in Particular [History]." *The Marx-Engels Reader*. 2nd ed. Ed. Robert Tucker. New York: W.W. Norton & Co., 1978. 155–63.

Marx, Karl. "Preface to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." *Karl Marx: Selected Writings*. Ed. David McLellan. New York: Oxford UP, 1977. 424–27.

Marx, Karl. "The Real Basis of Ideology." *The Marx-Engels Reader*. 2nd ed. Ed. Robert Tucker. New York: W.W. Norton & Co., 1978. 176–200.

盧梭，《社會契約論》，何兆武譯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80年。

李平滙，《主權在民vs.「朕即國家」：解讀盧梭〈社會契約論〉》，濟南：山東人民出版社，2001年。

一行禪師著，《與生命有約》，明潔、明堯譯，台北：橡樹林文化，2002年。

張德勝，《思入風雲：現代中國的思想發展與社會變遷》，台北：巨流圖書公司，1997年。